

张笑天 著

抗美援朝

本书与央视同名电视连续剧
同步出版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76
76
76
76
76

抗美援朝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美援朝 / 张笑天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2. 1

ISBN 7-80606-515-6

I. 抗... II. 张... III. 电视文学剧本 - 中国
IV. I23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1489号

著: 张笑天

责任编辑: 陈亚南 张耀天

封面设计: 张耀天

版式设计: 孙美君

出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长春人民大街 124 号)

发行: 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泰来街 69 号)

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

(吉林大路 35 号)

版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

规格: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

彩页: 4

书号: ISBN 7-80606-515-6/I·30

定价: 28.00 元

(本产品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2002/01



张笑天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剧作家。八十年代以中篇小说《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获全国第四届中篇小说大奖,《公开的内参》和《离离原上草》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其历史题材的影片《开国大典》、《重庆谈判》和长篇小说《太平天国》、《永宁牌》、《爱的葬礼》都荣获大奖并引起轰动。迄今已有 1400 余万字的作品问世,共出版著作 25 部,创作拍摄电影 24 部、电视剧 300 多部(集)。

策划组稿 / 陈亚南

责任编辑 / 陈亚南

张耀天

版式设计 / 孙美君

封面设计 / 张耀天

发行部电话: (0431) 7628654

7626273

7627081

7626278

传 真: (0431) 7628654



抗美援朝，你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战争？请打开这本书——

本书站在半个世纪后的思维高度对这场战争进行审视，还历史本来面目，具有厚重的历史感。

本书第一次以纪实的手法全景式地反映这场战争，记录事件真实，涉及问题敏感，堪称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

鲜活的人物，磅礴的气势，伟人情怀，英雄本色，儿女情长，尽在一卷之中，读来荡气回肠，催人泪下……

ISBN 7-80606-515-6



9 787806 065150 >

定价：28.00 元

目 录

- 第一章 漫不经心的三八线却注定要永载史册…………… (1)
- 第二章 “军中恺撒”古稀之年的振奋 …………… (20)
- 第三章 毛泽东谈拿破仑的羞耻感 …………… (42)
- 第四章 上帝与科学的默契 …………… (62)
- 第五章 五星上将的星星由十六国硬币铸成 …………… (81)
- 第六章 “毛泽东还得由我来当”…………… (102)
- 第七章 斯大林“流亡政府”的建议…………… (122)
- 第八章 四下决心,毛泽东的抉择 …………… (143)
- 第九章 感恩节无恩可感…………… (165)
- 第十章 彭德怀说,斩马谡的本事是有的 …………… (186)
- 第十一章 向鸭绿江浇尿的“胜利者”…………… (209)
- 第十二章 谁把他的欢乐与悲伤带回祖国…………… (230)
- 第十三章 万岁军…………… (248)
- 第十四章 名将之星在朝鲜陨落…………… (268)
- 第十五章 东边日出西边雨…………… (288)
- 第十六章 无情未必真豪杰…………… (308)
- 第十七章 康乃馨花在冬季飘香…………… (326)

第十八章	军旅中的“圣女贞德”	(344)
第十九章	安天下于覆盆,其功可大	(364)
第二十章	没完成的乐章更醉人	(384)
第二十一章	“老兵没死,只是消失”	(403)
第二十二章	一八〇师行将覆灭	(422)
第二十三章	谈的耐心谈,打的坚决打	(442)
第二十四章	炮火给爱留下“盲区”	(463)
第二十五章	月亮是我们的,太阳也是我们的	(483)
第二十六章	夕阳与朝霞同样瑰丽	(502)
第二十七章	“我是一个好美国鬼子”	(521)
第二十八章	战俘手中的“战俘”	(543)
第二十九章	布衣傲王侯,高贵者之风	(561)
第三十章	和平之门,英雄百战归来	(583)

第一章

漫不经心的三八线却注定要永载史册

一九四五年，因为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而造成朝鲜的真空，为划分在朝鲜对日寇受降范围，美国五角大楼陆军上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武断地在朝鲜地图上拦腰划了一条线，它就是地理学概念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人们也许从未曾想过，围绕这条纬度线，五年后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生死搏杀。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凌晨，朝鲜的和平与宁静被炮火击碎，三八线被投入血色的年代。

汉城 李承晚总统官邸（一九五〇年六月廿六日晨三时）

已经七十五岁领有博士学衔的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此时正用纯熟的英语打电话，口气透着焦灼，他在不停地呼叫：“东京，东京，我找麦克阿瑟将军。”

对方答：“远东美军司令部值班室。”

李承晚说：“我是李承晚！李承晚啊！十万火急，请麦克阿瑟司令官讲话！”

东京 美国大使馆

值班上校哈佛打着哈欠，喝了一口凉咖啡，说：“总统先生，我提醒您，现在是凌晨三点，你该知道什么时候打来电话才合适。”

汉城 总统官邸

李承晚脑门沁汗，气愤地捶桌子在叫：“你听着，浑蛋，美国公民在南朝鲜将一个个地死去，而你却让你的将军睡大觉！”

不知什么时候，李承晚夫人穿着睡袍走出来，惊慌地用手去

捂听筒。

李承晚甩开她。

哈佛妥协了：“好，我试试看……”

东京 麦克阿瑟卧房（一九五〇年六月廿六日晨）

床头灯、地灯、顶灯依次开亮。

麦克阿瑟从床旁抓起听筒：“李总统，我想你不会是失眠，想找个人聊天吧？”

李承晚的叫嚷声：“战争爆发了！我们顶不住了！”

“战争？”麦克阿瑟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一直懒洋洋躺在被子里不动的夫人珍妮也警觉地坐了起来。

麦克阿瑟说：“这不正符合你的心愿吗？你不是早就想打过去了吗？”

汉城 总统官邸

李承晚满脸热汗，夫人用扇子为他扇着凉风。

李承晚对着听筒几乎是哀叹：“我没想到金日成的军队这么厉害。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的，将军不能见死不救。”

东京 麦克阿瑟官邸

麦克阿瑟说了一句：“好像大韩民国总统是我的雇员！”他从床头拿起特制的玉米棒芯烟斗，摁了烟丝，点燃，说：“别慌，我的博士朋友，还没到世界末日。”

他看看表，说：“天亮后，我先派出十架野马式战斗机飞过去。再给你拨去几十门大口径的榴弹炮。”

李承晚焦急地说：“将军是在敷衍我吗？我要的不仅仅是飞机、大炮。我的军队正在向后溃退，你们美国人不出兵，我看是扭转不了局面的。”

麦克阿瑟说：“出兵，事关重大呀……”

李承晚打断他说：“你们有过诺言，要帮助我们统一朝鲜，你们究竟做了什么？”

麦克阿瑟说：“朋友，如果我是总统，我现在就发令，让第

八集团军在朝鲜登陆。可现在，我得请示，请你耐心等待。”

他放下电话，弹跳一般从床上挺起身迅速地穿衣服。

珍妮说：“难怪人家叫你军中凯撒，一听见打仗，就变成了顽童了，你已经七十岁了！”

麦克阿瑟正在打领带，他说：“没听说有百岁顽童吗？何况七十岁？”

他挂上手枪，在穿衣镜里欣赏自己的依旧不减当年的英姿。

麦克阿瑟自我欣赏地说：“是的，我已经七十岁了，没想到我有可能第四次被卷入战争。九年前我在马尼拉，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投入战争漩涡。”

珍妮拥衾而坐：“亲爱的，一定要打，让别人去吧。我可不愿在大炮的催眠曲里做恶梦。”

麦克阿瑟吐了一口浓烟，说：“我呢，听不见炮声，倒是睡不好觉。”他怪笑了几声。

他大步走到外面的军官值班室，副官哈佛上校正在听电话，一见麦克阿瑟出来，就送过话筒：“阿尔蒙德参谋长电话。”

麦克阿瑟接过听筒，说：“是我，当然是炮声把我吵醒的。什么？你已经接到了朝鲜事件的六个报告？你问我吗？我们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软弱，招致了共产党人采取行动。”

阿尔蒙德说：“李承晚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是我们操持建立的，我们似有道义上的责任。”

麦克阿瑟嗤之以鼻：“可参谋长联席会议把我剥皮抽筋，远东只剩了四个师，我怎么帮助人家？”

他不等阿尔蒙德再说什么，简短地说：“马上过来吧，当面谈。”

放下电话，麦克阿瑟对哈佛上校说：“去叫人，惠特尼将军、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沃克将军，还有威洛比将军。”

哈佛有些为难地看了看墙上的挂表，似有难色。

麦克阿瑟拉开厚重的窗帷，看着护城河和河对岸的日本皇宫

仍浸沉在夜色中。他说：“难道他们有权利比我多睡懒觉吗？”

哈佛“是”了一声，悄然退出。

北京 中南海颐年堂（一九五〇年六月廿六日上午）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正把一幅朝鲜地图挂起来，沏了杯茶，退出。

毛泽东走近，神情专注地看地图。

周恩来进来，毛泽东并未听见脚步声。

周恩来也过来看地图。

毛泽东转过身来。

二人四目相对，都没有说什么。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点烟，慢慢摇了摇火柴，火柴扔到了烟缸外。

周恩来拾起火柴杆，吹灭，放进烟缸。

过了许久，毛泽东像自言自语地说：“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到底发生了。”

周恩来目视着他未表态。

“是祸是福呢？”毛泽东像在自问自答。

周恩来说：“如果美国干涉，就会出现很棘手的事情。南北朝鲜的统一，是人家自己的事嘛。”

毛泽东说：“这两年，三八线的摩擦不断发生，杜鲁门不是早就宣称，美国不能对‘自由世界’的‘领导方面举棋不定’了吗？”

周恩来说：“是啊，一九四八年，美国未能按照他的意愿建立它所控制的全朝鲜政府以后，就进行分裂朝鲜民族的活动，它导演了单独选举，把李承晚这个傀儡捧上了总统宝座。”

毛泽东说：“美国不是早就宣布，南朝鲜包括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内了吗？这个亚洲的防御圈是从菲律宾、台湾，经琉球群岛到日本，终止在南朝鲜，这是针对中国的政治包围圈，它不甘心东方的资本主义体系崩溃了一大块，我以为，美国必定要支持南

朝鲜企图吞掉北朝鲜民主政权，也想扑灭中国的革命之火。”

周恩来说：“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了，似乎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毛泽东仍按他的思路说下去：“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既来了，就正视它吧。”

周恩来说：“让外交部同金日成联系一下吧，情况尚不明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真有意思，两天前我在政协闭幕会上还说，中国人民将经受两种艰巨考验，战争和土地改革，我说，战争这一关，已经过去了。话音没落，战争的阴云又刮到我们头上来了。”

周恩来说：“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呀。”

毛泽东说：“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而牛不可行，逆也。这是《吕氏春秋》上的话。这个叫乌获的人是大力士，扯着牛尾巴想使牛倒着走，结果牛尾巴拽断了也没用。我看杜鲁门就是这个异想天开的乌获。”

周恩来说：“我们也得看到，国内外好多人都被这个拽牛尾巴的大力士吓住了，迷信他呢。”

毛泽东在屋子里沉思着踱了几步，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为谋于未然，方能免灾，也许，我们不得不修正我们全力以赴恢复经济的计划了。”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一九五〇年六月廿六日）

斯大林沉静地在宽大得如同教堂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烟斗一丝烟也不冒。

莫洛托夫走了进来。

斯大林看也不看他：“证实了吗？”

莫洛托夫说：“是的，斯大林同志。金日成打得很顺利，已经越过了三八线，北南双方都指责是对方先开的第一枪。”

斯大林轻轻摇着烟斗：“这并不重要。也许，战后刚刚获得

的和平，会因为局部战争而破坏，你想过后果吗？”

莫洛托夫说：“高兴的是美国，他们在欧洲占不到便宜，就想在亚洲放把火。”

斯大林说：“密切注意事态发展，指示使馆要每天报告。”

莫洛托夫说：“我会安排。”

斯大林问：“马立克那边怎么样？”

“尚无消息，”莫洛托夫说，“美国方面还没有做出反应。我们九个月前爆炸了第一个核装置，我想，无论如何对他们都是一个要皱眉头的事，山姆大叔不能独家经营了。”

斯大林持重地、淡淡地一笑。

密苏里州独立城 杜鲁门家中（一九五〇年六月廿六日）

矮胖墩实，戴一副没边眼镜的杜鲁门正坐在露台上看报。

女儿玛格丽特听见电话铃响，跑过去接：“早安，噢，是你呀。”她冲露台叫道，“爸爸，是迪安·艾奇逊，他说有重要事情。”

杜鲁门走过来接电话：“假日快乐，迪安！”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家中

艾奇逊说：“恐怕谈不上假日快乐了。总统先生，情况很糟，朝鲜打起来了，北朝鲜攻势凌厉，李承晚支撑不住了。”

杜鲁门火了，大叫：“迪安，不管怎样，必须挡住这些狗娘养的！我连夜飞回去。”

艾奇逊说：“冒险夜航大可不必。”

杜鲁门说：“你看该怎么办？”

艾奇逊说：“我已授权助理国务卿希克森安排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总统同意吗？”

“这是个好主意。”杜鲁门说，“我一回去，马上召集顾问们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现在强大的俄国军队威胁着伊朗和土耳其，俄军庞大部队驻扎在东德，我怀疑也是苏联人在背后支持着北朝鲜。”

艾奇逊说：“我不大相信斯大林这样无所顾忌地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杜鲁门说：“但愿我们是神经过敏，可我们要做大打的准备。”

艾奇逊问：“在哪里开会？”

“布莱尔大厦。”杜鲁门说，“好，回去见。”他一放下电话马上用他那有些沙哑的嗓门大吼：“快，叫专机，马上去机场。”

夫人与女儿无奈地耸耸肩，看着怒狮般的杜鲁门。

总统座机上。

飞机在铺着云床的天际静寂滑翔。

杜鲁门先是从舷窗看着机翼下的云，后来对随从说：“发报，我的顾问们，参谋长们，都要参加今天的晚餐会。”

报务员立刻击打电键发报。

日本 横滨港（一九五〇年六月廿六日）

麦克阿瑟和麦克阿瑟远东司令部民政局长考特尼·惠特尼少将乘坐的吉普车在繁忙的码头前停住。

麦克阿瑟穿着卡其布夏军装。头戴镶有金边的软帽，戴飞行墨镜，走下车来，看着美国兵在码头和军舰上忙碌。

一箱箱炮弹，一门门大炮在吊装。

惠特尼说：“光有这些，怕无济无事。李承晚未必是金日成的对手。”

麦克阿瑟说：“难道我们能袖手旁观吗？”

惠特尼说：“不知道华盛顿是什么意思。”

麦克阿瑟掏出了玉米棒芯烟斗说：“这不用怀疑。杜鲁门总统最不愿看到的是从东方地平线上冒出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北朝鲜，不扑灭这几把火，我们美国人睡不着觉。”

惠特尼信服地点了点头。

华盛顿 布莱尔大厦（一九五〇年六月廿六日安理会后四小时）

布莱尔大厦古朴典雅、装潢考究，水晶大吊灯华彩四射。

杜鲁门端坐条形餐桌一端。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副国务卿詹姆斯·韦柏，陆军部长弗克兰·佩斯，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海军作战部长雷斯特·谢尔曼，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等政府要员们分坐两侧。

侍应生们穿梭上菜、上酒。

人们轻松地在大快朵颐，仿佛这是纯粹的晚餐。

当人们终于放下刀叉时，侍应生撤走台布，艾奇逊挥手示意，驱赶了最后一名端咖啡壶的侍应生，关严了厚重的门。

与会者立刻神情肃穆，挺直了身子。

杜鲁门面无表情地坐着。

艾奇逊说：“诸位，穆乔大使从朝鲜来电，那里爆发了战事，金浦机场、汉城均遭到轰炸。朝鲜的事，我们到了决断地时刻了。”

国防部长约翰逊说：“我们应当发表一项措词强硬的声明。”

陆军部长佩斯说：“安理会不是谴责北朝鲜了吗？”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这恐怕不够，一个声明，一个文告，不能代替真刀真枪。”

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说：“我们有义务首先考虑美国侨民的安全。”

杜鲁门说：“先发布总统命令，命令麦克阿瑟动用所有能动用的武器弹药供应李承晚。远东空军、海军掩护美顾问团家属撤离。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封锁海面。”

范登堡问：“就这些吗？”

海军部长马修斯说：“我们应当出动海空军。”

杜鲁门说：“那当然，不过不是现在，我们当然要管，李承

晚不能输给金日成，如同我不能输给斯大林。”

艾奇逊说：“一九四八年斯大林与铁托关系恶化以后，由于我们给予铁托援助，惹恼了克里姆林宫。现在，任何敏感地区小规模武装冲突，都可能一触即发，这次打起来，比二战要严重，苏联九个月前也拥有了原子弹。”

杜鲁门说：“他的核弹头没我们多。”

在座的人互相看看，没有出声。

杜鲁门说：“我们不能消极等待。不能坐视自由世界的链条在东亚断裂！”

艾奇逊说：“当然。我们不能放下百叶窗，坐在门槛上抱着猎枪等待。对中国、苏联姑息，会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直接保卫亚洲新防线。”

杜鲁门说：“我想，艾奇逊已经说得够明白的了，我们要干预，要出兵！”

平壤

金日成在发表广播讲话：“朝鲜人民如不愿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就必须奋起投入打倒和粉碎李承晚卖国‘政权’及其军队的救国斗争，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一定要争取最后胜利。”

军人在听。

农民在听。

工人在听。

白宫椭圆形办公厅

杜鲁门办公桌后是一面垂着的国旗。

桌上放置着一个硕大的地球仪。

桌子上铜牌上刻着他的座右铭：“决断在我”。

南朝鲜驻美大使约翰·张出现在门口。

当张大使走进办公厅时，杜鲁门和约翰逊正在低声说着什么。

杜鲁门走过来同张大使握手。